奢侈的“自助餐”

□刘武

我吃过各种各样的“自助餐”,但有两顿“自助餐”是极度难忘的。

那年从进入巴基斯坦开始,我就没有喝过当地的水,每天喝的都是瓶装矿泉水。这貌似有些“奢侈”,其实是因为印巴地区的水质都比较硬,我们的肠胃难以适应,喝了准会生病,那就只好“奢侈”一回。

在拉合尔的那些日子,偶尔还是能够赶上下雨的,这时天气潮湿,阴云翻转,气温稍降,让人在炎热的季节享受天降甘霖,那是相当惬意的。在这里,每天吃得最多的就是各种鸡肉,还有烤馕,偶尔也会弄个汤,基本看不到蔬菜,吃来吃去,那个尝过各种美味的中国胃就会来折磨我们。记得在伊斯兰堡时,我和朋友偶尔也会去附近的两家中餐馆调调口味,但那中国菜做得实在不敢恭维,也就凑合当中餐吃了。其中一家餐馆的厨师是个香港人,在巴基斯坦已经呆了十几年,每个月他的收入也不过合人民币6000元左右。

终于有一天,大家有点忍无可忍,决定自己出手,改善改善口味。我们找到餐馆的厨师,跟他们说那顿中饭免了“劳动”他们,我们自己来做,这种情形估计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也可能想看看中餐到底如何,便放手让我们推出一位“大厨”。

平时被大伙称赞为“好男人”的一位哥们儿就一马当先,撸袖子上阵。说起来,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好的手艺,到了人家那里也要大打折扣。一是食材,这巴基斯坦人的厨房里只有鸡蛋、西红柿、土豆老三样,你能做出什么?二是器材,人家的厨具没有炒锅、锅铲,只有平底锅、汤锅,你怎么操持?当然,还有一点是调料,人家也没有酱油、味精、醋之类,只有盐、孜然,你怎么调味?

可这也没有难倒我们的“好男人”。他进了厨房,一通忙活,当地的厨师就在一旁看热闹。那厨房里居然没有空调,可以想象有多么火热,做一顿饭下来,比洗桑拿出的汗还多,那是什么感受?

反正,就那样嘁哩喀喳一弄,最后“好男人”给大伙儿端上来两菜一汤,一个是炒土豆丝,一个是番茄炒鸡蛋,还有一个西红柿鸡蛋汤,这把大伙儿高兴得像吃了山珍海味似的,好一番疯抢,吃得津津有味。“好男人”也给巴基斯坦的大师傅们留了一口,他们一吃,也是连声叫好,估计这辈子也没想到土豆、西红柿、鸡蛋还能做出这么好吃的口味。他们甚至开玩笑问“好男人”是否想在那里找份工作,要同意的话,就把他留下来。

每次“好男人”一出厨房,满脸都是汗珠子,背上也都湿透了,估计汗量可以用“升”计量了。第二天晚上,他继续下厨,做了洋葱炒鸡蛋、土豆炖牛肉,还有鸡蛋炸酱面。这炸酱是怎么弄出来的,我还真想不到,估计是把巴基斯坦人吃的哪种面酱搁油锅里炸了一下,弄出了新鲜玩意儿。

这样的“饕餮狂欢自助餐”也就弄了两次,过过瘾就行了,再想玩,一是玩不出什么新花样,怎么折腾也是“老三样”;二是受不起那罪,四十几摄氏度高温的天气,再在火炉边生烤十几分钟,那是什么滋味啊?

现在回想起来,那两顿“自助餐”多么“奢侈”!

碎碎念

恋爱试用期

□阿伦

如果你打算跟我争论,女人为何要结婚,为什么非得有男人爱才叫幸福,那么请你跳过以下文字。我这篇文章不是讨论女权的,我也反感以女人是否嫁掉作为衡量女人是否幸福的论据。

过去,如果谁因达·芬奇、牛顿一生未婚而贬低他们的人生价值,这个人就是脑子进水;同样,现在如果谁因为罗琳是单身妈妈而嘲笑贬低她所写出的《哈利·波特》以及因此身家十亿超过英国女王,那么这个人就是白痴。54岁还能跳孔雀舞的杨丽萍有过两次婚姻,没有生育,她说:“有些人的生命是为了传宗接代,有些是享受,有些是体验,有些是旁观。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来世上,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长,河水怎么流,白云怎么飘,甘露怎么凝结。”每个人对生命的要求不同,理解也不一样,正是如此,这个世界才多彩多姿。而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那些渴望爱情却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以及怎样获得的红尘中人,我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认识一些朋友,相亲无数,但无疾而终。尤其是女孩子,上学的时候品学兼优,如果当时能有一个校园男友,毕业之后结婚生子也就算现世安稳了,只是不能出一点岔子,稍微一出岔,毕业了,分手了,再想找一个,往往就很辛苦——她们应该是童话中的睡美人,在睡梦中,王子爱上她们,情不自禁地亲吻她们,等她们一睁眼,一切都有了——王子,马车,婚礼,举国欢腾,普天同庆。这种童话般的爱情,现实中也是有的,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如果咱没有富可敌国的父王母后,这种睡美人式的爱情就不容易降临。平民女子能学习的对象,是灰姑娘,灰姑娘可是想尽办法跟恶劣的生存环境做不懈的斗争,最后还靠了魔法才千辛万苦地把自己送到王子面前。

魔法是难学的,否则魔术也不会那么受欢迎。其实,如果咱不会魔法,现学也来不及,倒不如大方一点,就像电影《我愿意I DO》里的唐微微,大大方方地说:你可以追我。试用期三个月。

恋爱试用期,正好是“似与不似之间”,反正是试用嘛!一些在相亲的时候问容易让男人难堪而又是结婚后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试用期就可以轻松张口了。这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谈话诚意是需要环境和建立的,您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谈话环境,不过就是一个相亲,之前双方又不熟,您问人家收入多少、家庭负担怎样、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结婚或者为什么离婚,人家多少会有些障碍,他还不知道你是谁,就把自己的底儿全交给你,他得多缺心眼?所以在试用期,问就比较自然。即便男人像电影里的杨年华那样,躲避、敷衍。唐微微可以说:“我问这些不过分!我是要和你结婚的,不是跟你玩过家家。”这就像革命浪漫主义时期的假扮夫妻,直接跳过了那些“你爱我吗”、“你会跟我一辈子吗”的环节,反正我们是“假扮”,我们是“工作”,但“好感”、“愿意在一起工作生活乃至生死与共”的情感一旦产生,那就是真正的夫妻。现在是和平年代,没理由假扮夫妻,但可以大大方方地“试用”——如果你说,他要是不买账呢?很简单,如果男人连三个月的恋爱试用期都不买账,那你完全不用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名家学

可爱的瑞典老头儿

□陈心想

朋友曾寄给我一批书,其中一本是《另一种乡愁》(三联书店,2004)。开始时没有在意,可是后来不时地随手翻一篇又一篇,该书慢慢地变成了我一个不离不弃的好朋友。因为这个作者带着慈悲的温柔的文字,让人读出那么一个可爱的老头儿来。每次翻翻,都好像在与这个老头儿会心地聊天。这个老头就是瑞典人马悦然,也有人叫他“马洋人儿”,世界知名汉学家。

马悦然1948年到1950年在四川研究地方方言。曾在峨眉山脚下的报国寺学习,老和尚果玲是他的老师。有次他去听能海法师讲法,而果玲说:“那个人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屠户!”可是马悦然没有听老师的话,还是去了,而且亲自感受到了“能海法师内在的精神力量是不需要语言来表达的”。“我从万年寺回报国寺之后,老和尚果玲有两个星期不理我。”马悦然文章结尾的这句话,很好玩,是委屈,是抱怨,还是什么?不知道,只觉得这句话读来很可爱。

在报国寺的时候,他跟几个小和尚处得很好。有时候他会到五公里外的地方买东西,每次都顺便给庙里的五个小和尚买炼乳。因为他看到小和尚们在长身体,怕营养不够。其中四个小和尚都当面喝完了炼乳,只有一个拿着炼乳到七佛殿去,回来碗是空的,递给他并说“谢谢”。后来他发现,原来这个小和尚每次都把炼乳倒在七佛殿的水沟里,因为“他不愿意让我知道他最不喜欢的就是炼乳”。可是,马悦然没有生气和责备,依旧每次给这个小和尚炼乳,“让他供养七佛,多买福田”。

在“谈后悔”一篇里,他谈到了最后悔的一件事。在澳洲内地,一天晚上在一个酒吧喝啤酒,一个澳洲原住居民来买一瓶酒,那时原住居民不准买酒,那人就把酒放在了大衣口袋里。可惜口袋裂开了,瓶子掉在水泥地上碎了。那个原住居民很失望。马悦然所说“常常想起使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这件事。他写道:“我这个愚蠢的瑞典人当时没有想到给那可怜的人买一瓶酒!到现在我真的为这件事伤心。”

他谈到生命历程里出现的几次“永久的刹那”的感觉,是一种“感到时间停止了,或者浓缩成一种包括‘一’的一切的刹那”那种审美的经验,他说也许类似于禅宗的“觉悟”。一次,他在纽约出席座谈会,居住的旅馆门口之外,每天晚上睡着一个年轻的乞丐。一天晚上,马悦然在一家中国饭馆买了几个菜和一罐啤酒给了他。当乞丐说“谢谢”的时候,两人眼光霎时间正相视,出现了一种感觉,跟他22岁时曾经在电车上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一样:“我霎时间感觉到我的眼光穿进她的心里,她的眼光也穿进我的心里;我忽然懂得我们两个不仅是一体,我们好像跟四海之内,跟全宇宙的一切众生都成为一体。这绝不是一见倾心的感觉,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可是与情欲的满足毫无关系的快感。”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美感体验,而“美是真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是,“我现在的研究目的是寻找那种真理之美,满足自己的兴趣。我很可能是一个非常自私的老头儿。”那么慈悲施舍,还说自己因为追求真理之美以满足自己的兴趣,很可能是个非常自私的老头儿。你见过几个这样的老头儿?当我读到这里,总觉得这是当慈悲心遇到了感恩的心,那种人性光辉的闪现。

看他描述当年在香港等未婚妻陈宁祖时的情景。他每天清早坐火车到罗湖去等宁祖,那里啥都没有,只能空肚子等,“桥两边的兵当然懂得我在等人。每有一个漂亮的姑娘过桥的时候,他们指着向我吹口哨儿。我只能摇头。宁祖比她们漂亮得多!”

当马悦然1950年不得不离开中国内地时,转道香港回去。在“旅途之二三事”一文结束时说:“人到了香港,箱子也到了香港。可是我的心呢?我的心在哪儿?”多情的年轻的小马,因为两年的中国生活,中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一生在翻译、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他翻译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很难翻译的《水浒传》和《西游记》等。他说,“我翻译《水浒传》的过程中,我真的生活在梁山泊英雄中:鲁智深、武松和杨志都是我的好友。”难怪他在离开中国时,会问:“心在哪儿?”他的这一问,更显示了他是个可爱的“多情种子”。

这本《另一种乡愁》确实饱含了作者对一种特别故乡的思念。李锐的序言题目是“心上的秋天”,也正是马悦然这个“多愁善感的慈悲心”,更让人觉出他的可爱来。